

魂归磁山

□刘美花 冯宇新



早春二月，春寒料峭。站在磁山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的露台上俯视，眼前的景色开阔而静谧。山石如故，草木依旧，但风似乎不同了。自从那位老人走后，自从他毕生的心血化作这山间的“安家正书屋”，磁山便仿佛有了新的魂魄。这里的每一缕风、每一声鸟鸣，都带上了一种别样的“文气”。

这位老人，就是原烟台教育学院教授、著名胶东文化学者安家正先生。他的一生，像一条回流的河，最终汇入了这座山的岩层里。

据《磁山志》记述，春秋时，古胶东建有车子国，国都西部有一山，即现在的磁山。因山属于车子国，所以古称车山。磁山山脉因其峰形似笔架而地名，又称笔架山。其主峰在薄雾中次第展开：北峰俗称“石榴峰”，山形酷似成熟绽开的石榴；中峰称为“蟠桃峰”，山巅圆洞突起，乡民称之为“桃子尖”；南峰俗称“虎头峰”，形似卧虎。

这座被誉为福山“龙祖山”的名胜，地质构造奇特，历史文化深厚。然而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它虽与人间烟火咫尺相望，却因文化的沉睡而显得沉默。

转机出现在2005年的早春。时任山东金河实业集团董事长的心张心达，邀请了一批作家学者走进磁山采风。队伍中有一位年近七旬、体

作为一个热爱和从事地域文化的作家和学者，安家正翻阅《福山县志》发现，历代口诵笔吟磁山的不乏其人，优美文章，不薄其文，但遗憾的是，漫漫历史久远，悠悠沧桑岁月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反映磁山的作品，将磁山推出深闺重阁。

先生深知，磁山开发，需文化先行。于是他以磁山的历史成因、轶闻传说、民间故事等内容，加上这次采风发表的作品，编辑出版了一部既有历史性又有文学性的书籍，作为宣传磁山的窗口和媒介。

2005年冬，在张心达董事长的策划和倡导下，编采人员对磁山进行了细致考察和写作，历时一年，终于完成了《车国磁山》这部全面介绍磁山的专著。

安家正中风后，日常生活尚能靠“五子登科”。到2018年，他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即使靠助行器和轮椅也爬不了楼梯。在张心达董事长的再一次大爱邀请下，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47平方米的陋室，去磁山买了带有电梯的房子。

一座山不仅要有地理景观美，更要有其厚重感。老人家深知文化品位对一座山有多重要。他向张心达董事长提出建设“磁山书院”的建议。老人家嗜书如命，走过大半个中国，阅读过“岳麓书院”等全国多个有名的书院。他参考各大书院的特点，几易手稿，提出“磁山书院”建设方案，得到认可。

2020年10月，在第五届磁山文化节上，磁山书院正式揭牌成立，先生被聘为首批研究员，为磁山文化的挖掘与弘扬提供智力支持。

除了写史修志外，先生还常年为磁山文化的传播奔走。他写信给上级领导和相关单位，争取他们关心重视磁山的发展，应邀为当地企业学校讲述磁山历史，撰写科普文章，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山、认识本土的文化。在他看来，磁山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，更是胶东文化

3月19日，是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日。夕阳西下，金辉铺满磁山。我再次走进书屋，看着那一排排熟悉的著作，仿佛看到先生正坐在轮椅上，戴着厚厚的眼镜，握着笔，专注地写着。

山有风骨，人亦有风骨。先生为人率真，文笔直白，一生守着自己的本分，不慕浮华，不逐流俗。磁山的石，坚硬沉静；先生的心，澄澈坚定。他把自己活成了山的一部分，如峰峦般沉稳，如松柏般坚韧。

知音相遇 当沉睡的山遇见守望的人

弱多病的老人，便是安家正先生。对于常人而言，登山已是难事，何况是腿脚不便的他。但他像一个严谨的医生，对磁山进行着“望闻问切”。在破败的阴主庙遗址前，他长吁短叹，痛心疾首：“这是文化的浩劫啊！”在山间小路上，他逢人便问，虚心向老农请教传说故事；在深夜的灯下，他翻阅方志，考证每一处古迹的来历。车子国的往事、秦始皇的夜奔、汉武帝的驾幸、擒军的烽火……那些被时光掩埋的历史碎片，在他脑海中重新拼凑成型。

轮椅上的耕耘 以笔为犁，开垦文化荒原

该书30万字，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内容涵盖历史古迹、逸闻趣事、民间故事与传说、磁山诗文等内容，是第一本关于磁山文化的典籍，填补了磁山历史文化空白，让磁山第一次以清晰的文化面目示人。

然而，命运对这位老者并不宽容。2008年，安家正突发脑血栓，从此被永远“摁”在了轮椅上。他的耳朵几近失聪，右眼失明，左眼视力仅剩0.25，大小便失禁，日常生活离不开轮椅、助行器、放大器和尿壶。世人戏称这是他的“五子

魂归此处 书是有生命的

的重要载体，守护磁山的文脉，就是守护一方人的精神家园。

作为磁山的“文化顾问”，他可谓不遗余力，像燃烧的晚霞一样，散尽最后一点光和热。从安家正爱人邹淑香保存的各种复印资料里，我看到了安家正对磁山开发建设的意见和建议。有一封信是在2023年1月初写的，而老人在两个月后去世，即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，他仍关心着磁山的发展。在他眼中，磁山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，更是胶东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守护磁山的文脉，就是守护一方人的精神家园。

磁山上的“烟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也凝结着老人的心血。该基地展览馆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。展区包括“双百厅”“革命厅”“走进新时代”等7大板块，图文并茂，讲述着中国革命发展历史和一座山的变迁。这是远近闻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

山即是碑

岁月能染白他的鬓发，却磨不去他对乡土的深情；病痛束缚了他的脚步，却锁不住他笔下的山河。真正让他读懂磁山的，不是文字里的风景，而是老人与山的故事。

山无言，人亦无言，却胜过千言万语。我似

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他看到的不是石头和树木，而是被埋没的历史、失传的传说和亟待抢救的文字。对于一个喜欢地域历史文化的作家来说，此行犹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。他兴奋地对张心达说：“山海之间，文脉千年，这是一座古人知晓而今人未识的仙山，不能让它就这么哑着啊！”

归途回望，流连忘返。青灯之下，他夜不能寐。车子国、阴主庙遗迹，秦始皇夜奔磁山脚，汉武帝驾幸八角湾，擒军攻打磁山，王懿荣磁山组团练等异闻传说，在他的脑中回响。

当晚，他就起草了一篇随笔《磁山行》，几天后发表于《烟台日报》副刊。

那一刻，一位企业家的文化情怀与一位学者的历史使命感，在磁山之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从此，安先生的心，便挂在了这座山上。

登科”，但这背后的艰辛，唯有先生自知。即便身处斗室，即便病痛折磨，安先生的笔从未停过。他靠着放大镜，逐字逐句地查阅档案；由家人搀扶或轮椅推行，坚持实地走访。晨雾起时，他在窗前铺开纸卷；夜深人静时，他在灯下琢句磨字。风过竹林，似在伴读；云绕主峰，似在倾听。有人劝他歇笔，他只淡淡一笑：“山在，文就在；人老，心不老。”

2017年，他又主编出版了《磁山阴主文化》，深入挖掘了这一特色宗教文化。在他的倡导下，《磁山民间故事》《磁山中草药》等十余部专著相继问世。

这些文字，不仅唤醒了沉睡的磁山，更催生了现代化的磁山温泉小镇，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。

地，每年前来参观的各界人士超过10万人次。安家正曾说：“我一生创作千万言，虽然没什么名作，但像《胶东文学史略》《磁山阴主文化》等书，对研究胶东文学发展历史和道教文化还是有一定价值的。这些书是我写的，但是不属于我个人，而是属于胶东、属于磁山。”

2023年3月19日，安家正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临终前，他留下嘱托：“书是有生命的，不该锁在柜子里。磁山安静，适合它们安身，也能让更多人读到。”

遵照遗愿，安家正毕生积攒的6500余册藏书和一千多万言的手稿，悉数捐赠给了磁山，磁山爱国主义教育展览馆特辟“安家正书屋”作为特别展室。那不是几箱冰冷的书籍，而是他从青年到暮年，在书摊前弯腰拾起的旧书，在书店里反复摩挲的典籍，是扉页上写满批注、书脊磨出包装的“老伙计”。

2025年，书屋迎来了新的主人。峻青、肖平、冯德英等著名作家的文集也陆续入驻，“安家正书屋”更名为“名家书屋”。先生的生前好朋友们，以另一种方式与他相聚在这座山上。

乎看见一个老人站在主峰之上，目光温和而坚定。先生！您看，山风依旧，松涛如诉，您倾注心血的磁山，因您的离去而更加丰盈厚重。

魂归磁山，先生的精神与山融为一体，践行了一个老人与一座山的永恒约定。山是您的纪念碑，您的著作是山的灵魂和注解。只要山在、书屋在，先生的精神就永远鲜活。您捐出的书卷，在您亲手点亮的这盏“山灯”下，正照亮更多后来者的路。

创作中的佳作。这篇长达5000字的文章，荣幸入选由山东省作家协会编辑、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的村庄我的梦——山东作家笔下的全面小康丛书（散文篇）》。

之前，该作品还曾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编辑的《小康记忆》丛书等书籍，以其朴素的情感与潜在的内涵，博得读者与文学界的喜爱和好评。

故乡招远是“书画之乡”，我曾歌赞：“妙笔生花，丹青手震今烁古；翰光射斗，无言诗摩乾扎坤。”“丹青手”是书画人的雅称，“无言诗”指作品佳美。古往今来，招远翰墨鼎盛。

北宋 王定民与二苏

王定民是北宋人，招远首位进士王弁的次子，状元王俊民的二胞弟。《招远县志》载，其“工书法，能诗，与苏子瞻友善，相倡和。”

苏子瞻即苏轼（东坡），与弟苏辙史称“二苏”，加父苏洵称“三苏”，同为唐宋八大家。苏轼与王定民是挚友，招远县志记载的《七律·答王定民》便是凭证：“开缄奕奕满银钩，书尾题诗语更遒。八法旧闻宗长史，五言今复拟苏州。笔踪好在留台寺，旗队遥知到石沟。欲寄鼠须并茧纸，请君章草赋黄楼。”该诗作于北宋元丰元年（1078年），诗中，苏轼对王定民的书法诗才备加赞赏，饱含敬仰和期许，还欲寄赠鼠须茧纸，邀其为新建的黄楼赋诗。由此可知，王定民在苏轼心中的地位很高。

无独有偶，苏辙也有《七律·次韵王定民宣德》诗一首：“彭城寺壁看诗来，颜氏飘蓬偶共开。茅屋未完先凿沼，竹林成后想宜梅。新诗妙绝难为继，高论微低得共陪。第一词人生不识，兹行尚喜揖君才。”该诗作于北宋元丰末年（1085年），虽也系酬唱之作，但是礼赞之言中足见苏轼对王定民的尊崇和青睐。

“二苏”诗对王定民的褒扬绝非枉赞，说明他们恰是比肩齐肩的翰坛青年才俊。受状元兄长的无奈之累，王定民的遗作荡然无存，幸而北宋吴开在《优古堂诗话》、南宋吴曾在《能改斋漫录》中，都曾摘载其《雪诗》佳句：“天边密势未犹湿，地上微和积易消。”这大概是王定民唯一的遗作了。

明代 翰坛奇男有“二杨”

清代史学家毛赞在《识小录》中写道：“（明）时，长安有山左‘二杨’（杨觀光、杨觀光）之名，比于祁郊（宋祁、宋祁），轼辙（苏轼、苏辙）”“皆奇男子也！”其中的“二杨”，即招远籍进士杨觀光、杨觀光，他们既是朝廷政要，又是翰苑翘楚。

杨觀光，童年学优，“十岁能诗古文词，称‘再来人’”。毛赞认为，其《咏火》诗，艳丽程度不在李义山（李商隐）之下。他曾因诗书拔萃，博得万历皇帝制文“独标高标，再来异表”。杨觀光18岁兵试夺冠，21岁省试亚魁，22岁殿试进士及第，29岁出版《问心篇》，翌年刊行《诗草游章》，一时洛阳纸贵。他在明廷八部和多地担任要职，就任陕西布政使（省长）兼固原备兵使、南都太仆寺卿与通政使，官至正二品，并主持南中国科举考试，在平定胶东孔（有德）李（九成）兵燹中立有大功。身后加赠少司空，晋阶资德大夫。所作名篇《海日赋》，被当代学者王赛时作为典范全文载引。

杨觀光自幼饱读诗书，琴棋书画俱佳，被誉“文藻嗜华，翰院领袖”。曾向崇祯帝呈进所著《睿恭图说》《参两图说》，图文并茂，载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。后又进呈所著为政之要《崇儒议庙》《论兵》《正心》《安民》等供御览。同时著有《证思集》十卷，全书内容丰赡，辞雅典故，文采飞扬，极具文史价值。《登州府志》曾将其与“子云（西汉终军）”“相如（司马相如）”并论，足见其非凡。其书画工山水，有雅逸之风，名载《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》，唯一遗作《关山雪霁图》，现藏于招远文管所；书法代表作《参拜抚孙元化疏》，堪称瑰宝。杨觀光还是著名理学家，清代经史学家称赞他说：“官詹公之理学，固已卓卓。”他是明末政界文坛新星，并深受李自成青睐，后死于战乱而原因不明。

清代 少年书法家柳云培跻身碑林

清代著名少年书法家柳云培跻登西安碑林，堪称书法金字塔上的明珠。其祖父柳玉发是胶东书法家名家，父亲柳大任是举人、贡生，曾任正法和知县。柳云培自幼习诗书、工书法，10岁能书大字。少年时，黄县一大户特聘其祖父前去写春联，祖父因身体欠佳遂安排柳云培代其前往。喜主初见少童不悦，但出于礼貌让其一试，他挥毫笔走龙蛇，令深谙书法的喜主击掌叫绝，从一鸣惊人。柳云培的书法全面精到，小楷为最。他的书法作品被献至乾隆皇帝面前，获得“御书‘不卑不亢’”的评价。

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，清代举行西安府碑洞“石刻拔萃”，从70种碑林藏石中遴选55种，按年代又分唐碑二十一、宋碑二十一、明碑六、清碑七种，代表全国石刻精华。乾隆帝钦点年方12岁的柳云培题写碑文，正中小楷书“萃文名单”，背面大楷书译“翰墨奇观”，右标“乾隆十六年五月立”，左款“山左，罗峰，柳云培”及印章“罗石之誉”“摩崖题刻”，擅画驴而得号“红黑驴”碑，也称“翰墨奇观碑”。西安碑林乃皇家碑林，代表中国书法最高水平，少年柳云培能独占一席，足见不凡。

近代 翰坛名家异彩纷呈

由于“二里（状元故里、将军故里）”的熏陶，招远崇文尚武风盛，及至清末民初，翰坛名家纷呈，多为政界文坛双栖，虽系昨日星辰，但至今仍璀璨夺目。

可考的名流有定居招远的典史沈莲（著有书法与诗词作品《沈退翁诗稿》），著有书法专著《荣膺“杨八分”》、画葡萄驰名的杨松，享有“张鱼”之誉的张振熙，省闾同考官孙云官（红石峡“磐石千秋”摩崖题刻），擅画驴而得号“红黑驴”

的刘荫楷，擅画蝶鱼的高文学，擅画花鸟、博古条幅的杨济粉，获“东崖夫子”名号的左手书法家王声溢。此外，候选州判李自芳的书法、阎庭兰的书画和音乐、杨言初的书法、候选州判冷道贞的书法、庠生杨鸿翔的绘画、杨尧恭的绘画书法、省立法委员刘志平的绘画以及民间艺人马文治的彩绘与雕塑等，也声名斐然。这些翰苑名家，各领风骚数十年。

现当代 星汉灿烂流光溢彩

著名书画家和书画教育家王道远、王麦秆和孙其峰是招远的当代“明星”。

王道远号友石，同齐白石、傅抱石号称“国三石”。早年曾画一株向日葵并题“恨尔心偏向日，不知日落将谁倾”，以示斥憎汉奸解放后，他参与北京画院筹建，并担任要职和教授。王道远擅画花鸟，尤以铁树、梅花、杨柳为最，享誉“王铁树”，出版画集，立有画论，造诣颇深。

王麦秆原名王兴堂，青年时期在上海以木刻著称，据谐音改为“麦秆”。他曾主编《铁流捕画集》《革艺术木刻集》。以画宣传抗日，三次被捕不屈，后任新四军美术教员和解放军宣传部。解放后任天津美院教授，研究生导师和顾问，并任世界水彩画联盟名誉会长等。晚年以油画、国画、瓷画著称，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和巡展，享誉海内外。

孙其峰是天津美院终身教授，擅长花鸟、山水、书法、篆刻，兼治画史画论，作品与论文多发表于重大书画刊物，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和个人画展，出版《中国画技法》《花鸟画谱》《孙其峰画选》等30多部专著、德艺双馨。受其熏陶，本村与家族名流辈出，如孙墨龙、孙鲁一、孙长康、孙季康、孙智谱和王学义等。

此外，孙更俊、王文芳、王阔海、杨悦浦和王敏等也是招远的骄傲。

孙更俊曾任中国绘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、《中国书画界》主编，乃中国新神秘主义艺术的开创者。他自幼习诗、书、画、乐，成为独立文化人，举办个人画展或参加联展十余次，出版《孙更俊美术作品集》、多部文学专著、10多部音乐专辑等。绘画尤擅山水人物，曾“隐居”10年，潜心研究画艺，以求创新突破，笔墨细腻致见工，进而更为彩墨大写意人物，画风鲜活一新。

王文芳是一级美术师，在开拓山水画领域等方面自成体系。作品分风光之作、思考之作、写生之作和异国风情之作四大类。为寻求灵感，他曾遍历名山大川，以描绘大西北自然风光为主旋律，数次沿“丝绸之路”跋涉，以实地感悟慧眼发现独到之美，颇具强大的造型能力和构图感，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获奖。

王阔海，中国美协理事、工笔画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汉画艺术研究院院长。他的绘画极富创造性，多次参加全军、全国和国际美展等举办个展，出版多部作品集。他潜心研究中国画美学理论与传统技法，汲取汉代艺术菁华，兼收浮雕、石刻、壁画、唐三彩、剪纸、皮影等民间艺术精髓，转换成现代水墨图式，被誉为“中国新汉画艺术的里程碑”。

杨悦浦，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秘书处处长，《美术家通讯》主编。他一专多能，擅绘画，尤擅油画与白描，也擅书法与美术评论、散文创作等。出版《杨悦浦白描》《杨悦浦书法》等十余部书画集，在海内外发表200余万字美评，并主编《黄胄研究》等大型文集，参编《北京绘画史》，著有《疏雨过》等散文集。

王敏，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、教授，著名形象艺术设计师。曾任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学院讲师，继而在两家公司任设计总管，回国后任教，参加北京奥申工作，担任北京奥组委形象与景观专家。出版《平面设计二十年》《两方世界，两方设计》等。

将军书法家、开国少将李大同。1937年参加红军，被誉为“知识分子工农化的楷模”，受到毛泽东、朱德接见。擅长书法，尤善行楷，笔力雄浑遒劲，乃中国书协首批会员、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、总参老干部书画协会副会长和工程兵书画研究会会长，出版《李大同书法集》等。

刘福芳、王晓彤和刘文娟是女画家中的佼佼者。

刘福芳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、工笔画研究所名誉所长，在中国画创作、中国画美学研究、工笔画教学与创作方面造诣颇深，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获奖。出版《刘福芳画集》《中国美术家画廊·刘福芳山水画集》等。

王晓彤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。尤擅水彩画、版画、油画、工笔重彩画，作品自由中见严谨，柔和中见力度，饱含诗意神韵，出版《王晓彤作品集》《中国当代美术家精品集系列·王晓彤作品集》等。

刘文娟，一级美术师，出版童话集60余部，画作《中华民谣一百首》多次再版，黄金系列画作屡获奖项，大型连环画册《金瓶梅》惊艳绝伦。出版《刘文娟画集》三卷（猫趣卷、人物童趣卷、花鸟山水卷）等。

值得称道的还有走出国门弘扬国画国粹的陈增胜、孙泳新和赵言斌。

陈增胜，中国美协、书协会员，擅画人物、花鸟、动物，尤以猫虎著称，出版《百猫谱》《陈增胜画猫》《陈增胜画选》等。曾数度赴韩国办展讲学，荣获韩国总统金泳三特别奖。

孙泳新，一级美术师，中国国际书画研究院院长。擅画大写意花鸟，多次在国内外举办画展，展出近500幅作品，获奖60余次，200余幅作品作为国礼送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被评选为中国杰出画家百人之一。

星光灿烂，不胜枚举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当代招远埠内外国字号会员书画家50余人，省级、地市级会员130余人。他们各有千秋，声名遐迩。书画招远，翰墨鼎盛！

于泉城散文代表作屡获殊荣

□刘华顺

龙口矿业集团退休职工于泉城创作的散文代表作《说起电话》，被山东省作协多部丛书收录，先后斩获全国征文大奖、山东省总工会组织的全省职工原创征文二等奖。

于泉城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煤矿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、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烟台作家协会会员。近年来，他围绕时代主旋律讴歌发展新变化，满怀激情，笔耕不辍，用朴实

的文字勾勒现实生活新图景，创作了一批接地气的散文作品，并时常见诸报刊和报端。

《说起电话》一文以“电话”为独特视角和叙事线索，串联起不同年代的生活记忆，透过寻常百姓家的一个生活侧面，生动折射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与全面小康建设的丰硕成果，既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又承载着鲜明的时代印记，蕴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，成为全面小康主题文学

创作中的佳作。这篇长达5000字的文章，荣幸入选由山东省作家协会编辑、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的村庄我的梦——山东作家笔下的全面小康丛书（散文篇）》。

之前，该作品还曾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编辑的《小康记忆》丛书等书籍，以其朴素的情感与潜在的内涵，博得读者与文学界的喜爱和好评。